

● 遵义文艺丛书

乌江剿匪记

鞠平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乌江剿匪记

鞠平著

谨以此书
献给解放贵州的英烈们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GIP) 数据

乌江剿匪记 / 鞠平著 . —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
(遵义文艺丛书 / 马威, 李发模, 陈义忠主编)

ISBN7 — 5059 — 3459 — 7/I · 2637

I . 乌… II . 鞠… III .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5509 号

书 名	乌江剿匪记
主 编	马 威 李发模 陈义忠
作 者	鞠 平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朱 蓓
责任印制	胡元义
排 版	江兴盛
印 刷	嘉联印制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170 千字
印 张	7
版 次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000 册
书 号	ISBN7 — 5059 — 3459 — 7/I · 2637
定 价	256 元 (套)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



作者简介

1933年生于遵义县毛栗山(今茅栗镇),1949年毕业于尚嵇初级中学,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出国抗美援朝,1959年转业到遵义县。曾在虾子、鸭溪、高坪区医院、县医院担任卫生行政管理工作。先后在部队、地方报刊上发表战地通讯、诗歌、散文、短篇小说。曾为黑龙江省鹤岗市文联会员,现为遵义市作家协会会员。

生命的回响

——序《乌江剿匪记》

赵剑平

文学即人学；这是高尔基早就说过的。但文学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到底起什么作用？却是很费思量的。鲁迅先生在谈到文学的起源的时候，列举了原始的谓叹：杭育！这就是渲泄，不吐不快。多年来，我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工具论”的影响，过分地强调它的教育功能，而忽略它对创作主体自身的调节和完善的作用。

这个问题说清楚，从经、史、子、集，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小品、清小说的，又要扯出来祖宗八代。而眼下当前，我们在说文学呈颓衰之势，实际上就是指文学的教育功能式微。社会生活的发展，电视的普及，电影的家庭化，卡拉OK、网络联通“一触即发”的超级感受，使“书同文字”的文学被肢解、被淡化；而另一方面，人性的复杂、人格的多元，也给传统的文学观念带来了新的挑战。

但文学的繁荣却是实实在在的。只是，就象河流改道，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文学，变为更多地属于个人化的东西了。八十年代纪实作品的兴起，九十年代散文创作的走热，文学的这种由外而内、由社会而个人、由创造而自然的变化，虽不能说是一

种发展，却可以说是一种返朴归真，真正找到了自身的位置。无论什么东西，只有适合，才有发展。

鞠平老人的《乌江剿匪记》，就是受这样一种气候的鼓舞写出来的。快七十岁的人了，他不可能象一些使命意识很强的作家那样，总想着“震聋发聩”；也因为长期从事基层工作，平凡得就象山上的一草一木，也不可能在“黄土埋到脖子根”的光景，还非望通过一部作品“流芳百世”。他写，是一种心灵的指引，一种良知的驱动。退休在家，无事可作，作为一个老人，剩下的只有回忆。适逢建国五十周年、贵州解放五十周年，这样一个契机的触动，他就象钻进时光隧道一样的，回到了炮火硝烟的年代……

回忆，这是生命最特别的现象，它使不同世界的人或物又重新聚集起来。鞠平老人在回忆中看见他的那些老首长、老战友了。回忆加想象，生命迸发光辉，那些人啊物的竟鲜活如初，在鞠平的精神世界里又唱又跳起来。一个人的经历，为什么能够决定一个人生命的色彩？现在，我们看清楚了，鞠平老人就是在这些精灵的纠缠之下失去了晚年的宁静与安详，以至吃不香、睡不稳。问题尽管是“自找的”，却不能不说是一道难题。

好在鞠平当年在部队不仅做卫生员，还做文书；五十年代末回到地方后，他又写诗、写小说，在很多报刊都有发表，还成了市一级的文联会员。熟悉那一段历史的人都很清楚，舞文弄墨的人在那时候是没有什么好果子吃的。鞠平也不例外，在经历“抄家”、“下放”一系列的坎坷后，他只有求生的本能。浩劫过去矫枉过正，鞠平痴心不改，又开始上省城参加文学的会议。但因此一来，他这支“笔杆子”又被领导“发掘”出来，而且毫不客气地把他弄到办公室无休无止地炮制公文；命运换一副面孔，同样剥夺了他对文学的爱好。而现在好了，生命十八转，居然又转了回来。鞠平老人就用这种文学的能力来解决他

的问题。一支笔，一张纸，他开始与他的那些精灵交谈，开始描写他经历的世界；这就写出来《乌江剿匪记》。

因为没有经历，我不敢说作为纪实的《乌江剿匪记》是如何再现了历史。但作品的真实并不在它所表现的生活内容，而在作品本身。我从作品中读出来作者一片真实的心，感受到故事背景上醇厚的人情风土，以及解放军指战员对人民的爱和对敌人的恨……我就感觉到了作品的真实。因为真实，作者没有苦心孤诣地运用什么技巧，而只是平平实实的道来，就象摆一个昨天发生的事件；他是那么自信和肯定，也由不得人不信。他写乌江，就没有电影《突破乌江》那样对水的渲染；而着力乌江的山。写土匪而不写山，那是不可思议的。倒钩崖上一个洞，既险奇又神秘，这就抓住了特色；特色就是文学作品的魅力。但写土匪的作品是不是要“土头土脑”呢？鞠平的故事里有一个梧庄，那里或药铺、或据点，都给人一种开放的感觉；而火种一样留在当地打游击的红军，则有一种历史感，让人觉得江山来之不易，却也是一种必然；土匪头子韦德仁的小老婆和狼犬，既有情味又很洋气；……尤其如此，整个作品读起来不封闭、不压抑。事实上，旧的时代结束，新的时代到来，各种力量、各种选择、各种文化的冲撞是不可避免的，作为反映那个时代的作品，只有放在一个开放的背景上演绎，才有可能获得成功。一部既有特色又不沉闷的作品，尽管不一定引人入胜，却是很值得一读的。

我平时喜欢读一点文史类的东西。从一些资料上了解到贵州的土匪在解放初期是很猖狂的，有名的“女孟获”，还惊动了毛泽东；而黔北很多地方，还经历了“二次解放”。众所周知，黔北的县城都有一个烈士陵园，而陵园里几乎所有的烈士都是在剿匪战争中牺牲的。这些长眠地下的英雄，他们大多数身经百战，有的还经历了惨烈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却在山晃昏

土匪的枪口下倒了下去。也许孤陋寡闻，时至今日，我还没有看到哪一部长篇反映这一段历史、反映这一场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乌江剿匪记》补了一个缺。时值遵义解放五十周年，出版这部作品，也是对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的一个最好的纪念，也是对在剿匪战争中牺牲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英雄一个最好的纪念。

哪一位作家说过的，一部长篇就是一个工程。鞠平老人在近古稀之年还能够完成这样一个工程，可见生命的力量和年龄的大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生命是一个过程，有始，也有终；但不甘寂寞的生命会在天地间留下回响；这种回响哪怕是在生命完结之后，也还会持续不断。这是一种生命的效果，也是一种文学的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励下，我作为鞠平老人的晚辈，才写下上面这些感受，姑且为序。

1999.10. 遵义·红花岗

目 录

生命的回响

——序《乌江剿匪记》……………赵剑平

引子……………	(1)
第一章 乌江……………	(7)
第二章 谜……………	(21)
第三章 夜访黄泥田村……………	(31)
第四章 倒钩崖……………	(40)
第五章 攻克……………	(52)
第六章 小分队……………	(64)
第七章 一进梧庄……………	(77)
第八章 混乱……………	(94)
第九章 二进梧庄……………	(106)
第十章 解放……………	(121)

第十一章	铁壁铜墙·····	(137)
第十二章	豹子沟枪声·····	(149)
第十三章	狼犬·····	(161)
第十四章	神秘的尼姑庵·····	(176)
第十五章	落网·····	(191)
第十六章	告别·····	(208)

后记·····	(221)
---------	-------

(1)	·····	千臣
(7)	·····	章一
(15)	·····	章二
(23)	·····	章三
(31)	·····	章四
(39)	·····	章五
(47)	·····	章六
(55)	·····	章七
(63)	·····	章八
(71)	·····	章九
(79)	·····	章十

引 子

一九五〇年正月十五，解放后的第一个元宵节。遵义城里洋溢着欢天喜地的气氛。红旗猎猎，鞭炮声声，熙来攘往的人群，脸庞像朵朵绽开的鲜花。秧歌队、舞狮队、高跷队……，一队队过去了，又一队队过来，锣鼓声，唱歌声此起彼伏。在几处宽敞的场地上，驻遵义城解放军组织的文艺演出队，在演出各种形式的文艺节目，吸引了众多的人围观。他们浑厚雄壮的歌声，使观众情绪振奋，每唱完一个歌，便赢得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要求他们再唱一个。上演的活报剧最使观众过瘾，活捉蒋军军官，擒拿残害人民土匪的短剧，逗得孩子们手舞足蹈，笑得前仰后合。他们在一处演出个把小时，又转到另一处演出。围观的人群里不断发出啧啧的称赞声。真想不到，解放军不但会打仗，还会演戏，国民党的军队只知道欺压老百姓，就凭这一点国民党就活该灭亡，他们哪一点敌得过解放军，他们只配给解放军舔屁股。

军分区会议室大门里，走出来三个二十七、八岁的解放军指挥员，他们在门口的台阶上小立片刻，面色凝重，缓步走下台阶。三个都微低着头，互相都没有说话。走在稍靠前的一位

是新到遵义才三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功团团长喻学勤，他左边的一位是政委杜伯远，右边的一位是参谋长柳锋敏。他们都在掂量着今天大半天会议精神的分量，分区首长向他们介绍的那些情况，他们都没有想到形势会如此严峻。他们的团队到此才三天，部队干部战士们企盼能在此多住些时日洗刷征尘，看来是不行了。他们这个团从去年秋天进军贵州起，直至参加成都战役，结束成都战役后又马不停蹄地往贵州赶。干部战士的衣服上，还染有浓浓的硝烟味，马上又要投入一场更加激烈，更加艰巨的战役了。

他们三位考虑的太深了，已经走出了分区大门都未察觉，大门口两位警卫战士向他们齐声喊敬礼，他们才知道走到哪儿来了。

等候在大门外的参谋人员和警卫人员见首长们出来，都一齐迎上去。参谋们是敏感的，他们今天上午在分区作战科领取作战地图时，就发觉有些异常，往回到一个新的地区领取作战地图时，最多配发到营，这回却是配发到连。领取这样大批的作战地图，参谋们还是第一次，以至首长们的坐骑上都载了几大捆地图。这样大批的作战地图，分区在作准备时是费了大力气的。同一地域的若干张地图质地都不一样，有阳光下照印的，有机器印制的，还有手工印刷的。参谋们见首长神情严肃，步履缓慢，意识到了有重要情况。他们便跟在首长的后面，缓步前进。走过了几个街区，街上欢庆元宵节的热闹气氛一点儿也没感染着他们。来到了湘江桥头，不太宽的桥面上，一支舞狮队和一支秧歌队正在表演，围观的人群拥挤不堪，通不过去了。一位负责侦察工作的参谋几步走上去，将三位首长引到河边，沿河从下游的跳蹬上走过河去。走到一僻静处，喻团长停住了脚，握着政委和参谋长的手低声说：“我不送你们了，情况就是

这样，形势险恶，先救人要紧；任务艰巨，刻不容缓，明天就行动，要好好给干部们讲清楚。部队的一切就拜托二位了，我会随时和你们取得联系的。”团长说毕，再一次紧紧地握着政委和参谋长的手，依依不舍地向政委、参谋长告别了，回头大步朝分区司令部走去。

参谋们见三位首长交谈时的神情，一号首长又快步朝分区司令部走去，更进一步地意识到将有大的紧急行动。侦察参谋不等吩咐，带着两个警卫员在前面开道，绕开欢庆元宵节的人群，穿街走巷，向遵义城北郊的战功团驻地走去。

战功团的驻地是一个旧军营，全团几千号人住在这里显得有些拥挤，好不容易才找到一间可供全团干部开会的房屋。全团连以上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全都准时到达了会场，见会场里几个参谋人员正在张挂地图，地图上已经明显地标示着各营及团直属队的行动路线。来参加会议的干部们都没有意识到，来此三天，征尘未洗，又要出发了。

“好，不要讲话了，我先讲几句，等地图挂好了五号首长再具体讲。”政委杜伯远不用开场白，也不用整队就直截了当地开始了他的讲话：“同志们，我们休息不成了，你们没有想到，我们团里几个同志也没有想到，从这个会议开始起，我们全体干部战士刀枪归库，马放南山的思想要摔在一边，我们从明天起，又要打仗了。打谁，在哪儿打，等会五号首长要讲的。”

政委杜伯远几句严肃的话，把全体干部的情绪振奋起来了，干部们聚精会神地听着。政委根据最近部队中流露的思想倾向有针对性地提出纠正，讲话中不无批评的口吻。成都战役结束后，不少干部战士都在议论，这一下可能再不会有大的仗要打了吧，大陆上除西藏外，都已解放了。有些人耳朵真灵，听说不要我们去西藏了，说在进军贵州的时候，哪个部队去西藏就

已经定了。还有海南岛，台湾，那也不会要我们去的，有华东、华南的老大哥部队去对付。这不对，这是解除思想武装的消极情绪，不去西藏，不去台湾和海南岛是可能的，但是不等于在贵州就没事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我们是野战部队，哪儿还有顽抗的反动武装，哪儿还有与人民为敌的反动分子，我们就要去消灭他们。我们马上要执行的任务是艰巨的，困难是预想不到的，我们手中拿着的是人民的枪，就是要去对付那些反人民的枪，要他们乖乖投降缴械，将他们消灭，这是人民军队永远的责任！政委一边讲着，一边观察参谋人员挂地图的情况，见地图已经挂好了，时间不允许他继续讲下去，简明扼要地用几句话结束了他的讲话：“同志们，现在，形势险恶，新生的人民政权受到严重威胁，我们必须立即投入战斗，打掉敌人的猖狂气焰，解救正在受危难的地方同志，解放正在受蹂躏的广大人民群众，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就是我们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

柳参谋长紧接着讲下去，他拿着一支长长的竹杆，指着挂满整块墙壁的地图向干部们布置任务。目前贵州形势险恶，东西南北四大公路干线上的县城和重要集镇比较稳定外，其余地方情况都十分复杂。已经建立起来的各级人民政府，有的正受到反动武装的包围，不少的地方同志凭着少量的武装在与敌人作着艰苦的斗争，他们有的已经为新生的人民政权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遵义分区下属的十几个县，有好几个县失去了联系，有的已经成为了孤岛，有些武装单薄的区、乡政权的同志，正在用当年游击战争的办法与敌人周旋着。那么，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柳参谋长指着地图说：“分区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一片土地上消灭与人民较劲的敌人，解救所有受威胁的地方同志。这一片地区可以概括为三山一江，就是大娄山、梵净山、佛顶

山和乌江。其中最为复杂的就是乌江两岸，有大江阻隔，山大林密，交通不便，便于反动武装人员出没进退。因此，我们就要做好在乌江两岸肃清反动武装这篇文章。分区首长给我们的第一步任务，就是在这三山一江之间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见敌人就打，见我们有困难的同志就帮，把所有展开工作而又受到严重威胁的地方政权同志救出来。把他们安置到比较稳定的地方，有力量保留的地方就保留，不能保留的地方就暂时放弃，待我们把那几股凶恶的敌人歼灭后，再协助他们开展正常的工作。”

在这片土地上是什么样的敌人呢？柳参谋长作了详细分析。我军进军贵州前，蒋政权的特工机关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了一批秘密武装，任命了多种名目的司令，待机捣乱。大进军时，驻贵州的一些蒋军，惧怕被歼，宣布起义，部份反动军官挟持煽动士兵叛变，与人民为敌。贵州的惯匪，是人民的一大灾难，蒋政权从未对他们触动过，现在又摇身一变，成了拥蒋反共的英雄。这些乌龟王八蛋们，见我军展开地方工作，各地武装力量薄弱，他们认为时机到了，纷纷出笼，打出了拥蒋反共的旗号，各自霸占一隅，占山为王，威胁新生的人民政权，蹂躏人民群众。我们对他们反击的时刻到了！所以，我们马上要执行的任务是一次没有固定敌人没有固定战场的特殊战争，哪里有敌人就打到哪里去，敌人逃向哪里就追到哪里打，直至把敌人彻底消灭为止。军分区指示我们用不太长的时间，打开东向和东南向的通道。向东打出去与铜仁分区的兄弟部队会合，向东南打出去与镇远分区的兄弟部队会合。这样，我们团就在三山一江之间形成两把利剑，夹江而下，在被反动武装盘踞的黔东北大片土地上，撕开两条通道出来。不要受小股土匪的干扰，采取猛打猛冲的战术，把敌人的反动气焰打下去！

参加会议的干部们，全都站起来了，他们都以标准的立正姿势站着，聆听团首长布置任务。这些身经百战，来自遥远北方的人民军队的指挥员们，非常明白他们现在所肩负的责任是何等的艰巨，要率领战士们去肃清残敌，去解救正在受蹂躏的人民。

柳参谋长最后用几句铿锵有力的语言，结束了他的讲话：“同志们，我们是人民子弟兵，枪声就是命令，反动派罪恶的枪，已经向人民射来，我们要十倍百倍地还击！要向每一个战士讲清楚，把刺刀磨得亮亮的，把子弹压满枪膛，向一切敢于顽抗的残匪开火！”

柳参谋长最后用几句铿锵有力的语言，结束了他的讲话：“同志们，我们是人民子弟兵，枪声就是命令，反动派罪恶的枪，已经向人民射来，我们要十倍百倍地还击！要向每一个战士讲清楚，把刺刀磨得亮亮的，把子弹压满枪膛，向一切敢于顽抗的残匪开火！”

第一章 乌 江

天蒙蒙亮，解放军战功团五连的指战员们在开早饭了，连长焦达敬第一个吃完了饭，向连部人员打了个招呼，吃饱点吃快点，说不定今天又是一百二十里山路。他第一个跨出了农家低矮的房门，在小院里站定，高高的身躯，在晨雾中像一尊兀突的岩石，通信员小陈紧跟着连长出了门。五连昨夜到达这里已经很晚了，来不及查看宿营的这个小山村，趁战士们正在吃饭的时候，连长焦达敬想看看这个小山村是什么样子。他挨家走遍了这个小村的各家各户，没有一所像样的房子，也没有发现一个老乡。几处牛栏里，几条不太壮实的黄牛在漫不经心地嚼着干草，他脑际掠过一丝不快，反动分子真可恶，把老百姓都赶进山里去了。

往天，还没吃完早饭，营部的行动命令和行军路线图就送来了，今天已经大亮了还没有营部的命令。连部的人员全都集中在小院里，谈论着昨天追击一股土匪的战斗经过，年轻活跃的副指导员吉祥富高亢的声音几十米外都听得见。焦达敬看了一眼通信员提着的马蹄钟，已经快七点了，还不见行动命令，他有些焦急不安，在院中不停地转着。好动的副指导员吉祥富站